

黄花岭散文选

李迎建 主编

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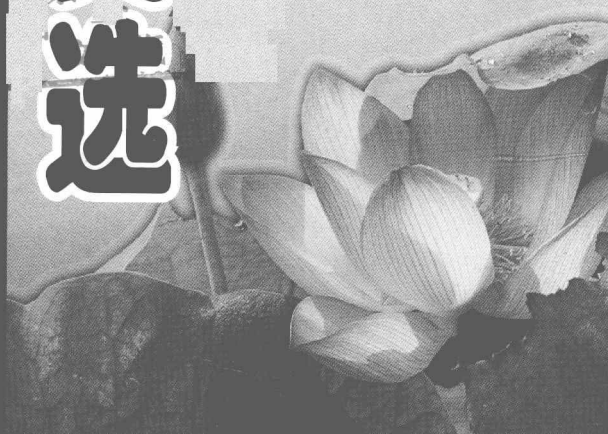
I217.1

36

李迎建
主编

黄花岭散文选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花岭散文集 / 李迎建 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 1
ISBN978 — 7 — 80208 — 096 — 7

I . 黄… II . 李…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1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0326 号

书 名: 黄花岭散文集

主 编: 李迎建

责任编辑: 紫 藤

装帧设计: 那 耘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4

印 数: 1 — 1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80208-096-7

定 价: 20.00 元

山水文化与文学的担当

——《黄花岭散文集》代序言

韩 达

人类从本质上说，是地球自然环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尽管栖息的环境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但是人类的活动却依然与大自然休戚相关——正因为数千年来人类与大自然的相互依存，才构成了人类不朽的历史与文化。

如果说人类的文明是我们祖先活动的历史结晶，那么山水文化应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或者还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的互生共存在推动着山水文化的发生与发展。

山水，其实在古代是大自然的代称。它不仅具有自然的总体特征，而且集中体现了天地万物的根本品性——作为包罗万象的人类家园，大自然不仅能为我们安身立命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生存资源，而且还是我们整个人类进程的精神家园。所以古人说：“山川，天地之形势也。风雨晦明，山川之气象也；疏密深远，山川之约径也；纵横吞吐，山川之节奏也；阴阳浓淡，山川之凝神也；水云聚散，山川之联 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

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山水不仅是指狭义的一泉一石，一草一木，而应是自然景观中所有静态与动态、声音与色彩、人工与天巧

诸多元素的总集合。我们的先人走出森林“摇篮”，步入农耕社会之后，尽管栖息的场所逐渐向平原地区扩展，但是依然选择有山水的地方作为定居的场所。这是因为有水则有了生命的源泉，有山则有了御敌的屏障——山水对人类来说犹如衣食父母，而人类对山水则有一种先天的依恋情结。

然而，在强大的自然力支配下生活的人类，一方面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富有好感，另一面又对风云变幻的自然现象充满恐惧之心和神秘迷惑之感。于是便出现了人类对自然山水的崇拜祭祀现象——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就是人类对自然崇拜的最好说明。尤其是东汉时期在我国出现的佛教和道教之兴起，为山水文化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

如果说道教与佛教把人类引向了超尘脱俗的大自然，那么儒家思想中的隐逸观念也是推动文人士大夫走向山林的重要因素。无数在仕途上受挫的文人士大夫，在选择隐居的生活道路之后，或在山林中聚徒讲学，提倡明理静心；或在城郊建园造林，修身养性。王维的传世名篇《辋川诗集》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及画家郭熙的《山水训》，即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作。

人类在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原来的那种敬畏、崇拜心理，逐渐为愉悦、清静无为的心境所取代。文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历览古人有关山水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山水以不同的姿态进入当时盛行的不同文体中。文学呈现了山水的千种风情，万般神奇。而山水也在千崖竞秀、百川争流的山水风光中，流淌蕴藏了人类文化滚滚如潮的生命气息。

由于人类对山水的自觉审美追求，大自然在人们的视野中不再狰狞可怕，而是愈加美丽动人。人们开始以审美的态度去观照自

然，欣赏山水。在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漫长历史中，山水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也促成了表达美感经验的山水文化的形成；大自然也因无数的山水诗文与画卷而更富神韵、更具迷人之色彩。

作为文化的载体，山水既蕴涵了历史的厚重，也彰显了人文的深潜——岁月的流逝，朝代的更迭，英雄庶民之业绩无不在它身上留下踪迹；作为审美活动的最高形式，因为山水与人文发生关系之后，便被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来解释。再特殊的自然景观，没有人文的浸染，永远不会成为美丽的风景和具备动人的风韵！

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山水文化用文学艺术表现出来的，是人类把自己在山水游历过程中形成的审美体验，对社会的一种传递和表达。其终极指向是要创造一种意境，传达一种生命哲理——借此表达人类对人体，对社会，对生命和大自然的哲学思考。只有人类对自然景物的审美能力和表现自然美的能力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能创作出上乘的山水田园诗文；只有人类对自然美的探求不断深入，山水文化才会有发展。

中国的山水文化萌芽于先秦，产生于汉末，成熟于魏晋南北朝，繁荣于唐代，大变化于宋元明清之后——“景因文显，文以景传。”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美景，为山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雄伟秀丽的自然山水也因山水文化的浸润而千古闻名，更加熠熠生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先有了《诗经》，后人的眼中才有了依依杨柳、霏霏雨雪；有了“竹林七贤”才有了多趣的山林；有了王羲之才有了千古的兰亭；有了陶渊明才有了“世外桃源”；有了大批的唐宋诗词大家，才有那北国风雪，江南烟雨，塞上风光、西湖烟景以及青山雨霁、夜露晨霜、江上渔火、高林映日……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情感的花朵，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成长，才如此鲜艳芬芳。而作为这朵精神奇葩上的花瓣——山水文化，体现了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与和谐。它根植于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土壤中。作为人类最高的审美境界，既反映了艺术美与自然美内在和谐的趋势，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的山水文化不仅能增进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和认识，同时还激发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且培养并提高了人类的审美能力。

我国的山水文学作品自古以来就有面向主流，珍爱自然，崇尚天人合一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是一种道德积累和对山水文化的展示，而且是通过这些优秀的山水文学作品来激励人心，促进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重建人与自然的同生共存关系——正因为文学具备了这种担当精神和责任，才构成了千百年来意蕴丰厚，形式各异，价值多元的中国山水文化。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通过情感的力量来渲染我们感召力的一种手段，那么，优秀的山水文学作品总会产生积极的、正面的感召力量，重塑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原生面貌。

目 录

序：山水文化与文学的担当

——《黄花岭散文集》代序言……………韩 达（1）

云台村 黄花岭……………	和洪范（1）
刺玫常开觅香魂……………	韩 达（15）
黄刺玫花朵上的精灵……………	郭法江（20）
云台村听蝉……………	刘金忠（27）
黄花岭上黄花女……………	张万清（30）
黄花满山……………	马万里（33）
黄花岭，我的最爱……………	吕秀芳（36）
黄花岭上的情思……………	杨 晶（38）
黄花岭上的思绪……………	范宏杰（42）
云台村，离的很近……………	马冬生（44）
暮春三月黄花岭……………	张伯舜（46）
七月云台……………	张洪雁（49）
却道黄花依旧……………	刘晓燕（53）
云台，人如花美……………	李飞翔（56）
山水笔悟……………	张艳庭（58）

天籁之音·····	郜希贤 (61)
遥想云台·····	陈新苗 (64)
夜宿云台村·····	张雪琴 (68)
云台石·····	赵 岩 (71)
云台村情愫·····	李建国 (74)
正在消失的村庄·····	张海生 (79)
植物三悟·····	赵倡文 (82)
醉在黄花岭·····	黄恩升 (87)
初秋的云台村·····	张玉霞 (91)
红叶流丹·····	焦 菲 (93)
黄花岭一日·····	张国柱 (95)
梦萦黄花岭·····	张 凡 (99)
那片红焰的飞舞·····	刘 灿 (102)
青灰色的石阶·····	刘 展 (104)
神秘黄花岭·····	黄 凌 (106)
黄花岭之秋·····	尚成敏 (110)
秋游黄花岭·····	原冬亚 (113)
走失在黄花岭的深秋 ·····	王博文 (117)

云台村 黄花岭

和洪范

一

三十三年前，我第一次听说云台村；三十三年后，我才第一次去了黄花岭。其实，我第一次听说云台村的时候，就第一次里知道了黄花岭，第一次去了黄花岭的时候，我也就在第一次里来到了云台村。

云台村与黄花岭，或者说黄花岭与云台村，是豫西北太行山余脉沟壑纵横里的同一个地方，是两个地理名称对同一地理分野的互为指代。可以说，云台村就在黄花岭上，也可以说，黄花岭处于云台村所在的那片地方。

二

那时，我从县第一中学借调到文化馆工作。文化馆那时已不叫文化馆，叫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那时，正是“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上山下乡，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年月。我借调在编创组，整日里挖空心思编写一些数来宝、小演唱、山东柳琴以及相声之类的东西，为文艺组提供演出的脚本。那时，也正是那时，我第一次听说了云台村，同时也在第一次听说了云台村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了黄

花岭。

我是从宣传站领导安排“最近工作”的会议上听说云台村和黄花岭的。站长说，文艺组要积极准备一下，组织“乌兰牧骑”到全县海拔最高的山村云台去演出，把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送给山区人民。站长说，编创组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出一批高质量的脚本。馆长还没有说完，还是黄花姑娘的打字员便俏而争春似地插上了嘴：

“去黄花岭演出，真的去云台吗?!”她的问话里，不仅仅是惊喜，还有惊喜中想再一次认定惊喜的确定意义。也不是不相信的疑问，而是她内心里盛装不下突然到来的激动与兴奋。她以百米冲刺似的语速把自己推到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又是介绍云台村，又是介绍黄花岭，又是介绍黄花岭，又是介绍云台村。话语的表述，充满了加速度，话语的逻辑里，浓郁着强烈的主观色彩。站长“好啦，好啦”，阻止了她的演讲，那表情，既没有说她错，也没有说她对，只是朝大家笑笑。那笑一笑里，主要成分是自己的无可奈何和她那种多嘴多舌让人觉得可爱。

三

那些天，我编写的是一个山东柳琴段子，题目叫《毛泽东思想照云台》。为了把它写好，或者说，我想把它写得更好一些，把自己弄得寝食不安。我没有去过云台村，没有上过黄花岭，没有身临其境，没有真情实感，掂起笔就去写山区人民如何学毛著，如何学大寨，如何战胜穷山恶水，写了也只会是一次失败。然而，这是浓郁着政治意义的文艺创作，既无法心中有底去写好，又不能不硬撑着去把它写好。

还是黄花姑娘家的打字员，帮了我的大忙。那时，她正是歌与

花的年龄，一天里把她甜润思春的歌声和卓约狐媚的美丽，弄得宣传站整个大院里到处都是。那天，我正在写山东柳琴的脚本，准确地说我是写了撕，撕了揉，把字纸团扔得满地都是的那种在写。烦躁的程度不必去说，然而即便烦躁，也不敢去找客观原因，只敢怪自己才情太薄，革命激情不够。歌与花一样的她翩然于我的面前。她并不关心我的写作进度，有兴趣的仍然是对云台村和黄花岭的介绍。

她说，云台村是全县海拔最高的村庄，站在黄花岭上，能看到广阔的沁河平原到处是红旗飘飘，到处是战天斗地的人群。她说，你站在黄花岭上，就会有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时的感觉。我噓了一声，把食指压在唇上。你胡说什么呀。我说了她胡说什么了之后，又赶快否定。我说，其实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有听到。那年月，一句话就会把自己弄成反革命，许多人当了反革命，还不知道自己怎样在反对革命。但是，她说的“到处是红旗飘飘”，“到处是战天斗地的人群”，却给了我写脚本的灵感与角度。我陡涨了兴趣与信心，马上就想去写，可她却没有任何要走的意思。那种已经不想听她说，还得耐下心听她去说的感觉，之于我已不仅仅是心不在焉。

她说，她是西向人，去过好几次云台。西向距云台 20 公里，是那种不远不近的距离。去云台的原因，是专门去看满山遍野的黄花。她说，黄花岭上的每一朵黄花都好像是久别重逢的家人或者至交的朋友一样。见了它们，你就想往它们面前跑，心里的那种温暖与踏实，是无法去比喻的。你非常想和它们说话，它们也非常想和你说话，互相间极想倾诉的感觉，美极了。美极了的感觉，是你与黄花们还没有开口，就全部知道了对方极想告诉你些什么。美极了

的感觉，是互相间曾经熟悉的美好，又添加了美好在新知新觉上的展示与表达。她说，黄花岭，云台村，那里简直就是一个童话的世界。

我知道她刚刚失恋，心灵上的壑缺，情感上的阴云，很需要清纯的环境和事物去慰藉。她说，这次到云台演出，你一定要去，去了你就知道了。去了黄花岭，融入漫山遍野的黄花中，你就会改变自己原来的许多想法，心里的这儿不通，那儿憋闷，一时间会变得八面来风。你会觉得你不是了原来的自己，你会觉得自己可爱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人能感觉到自己可爱的时候，是会被自己感动的，自己被自己感动的感觉，你说是幸福吗？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她的说法和体会。

那次“乌兰牧骑”到云台村演出，我因事偏偏没有去成。黄花姑娘的打字员，按现在的说法，担任了那次演出的女主持人。她时不时在一个节目演出前后，即兴进行一些介绍或评论。那次演出非常成功，可是非常成功里美中不足地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她在整台节目快要演完的时候中了邪，突然精神异常。她在台上乱跑、乱跳、乱说、乱唱，像不能自拔的狂飙歌手，也像浪迹形骸的疯颠诗人。据说一位村民把她安顿在自己家里，秘密地以封建迷信的方法对她进行了调理。那夜她睡得很好，第二天她逢人就问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那个样子？我真的是那个样子吗？！站长一脸严肃，把她叫到人后，说，不要再乱讲了，我们来云台，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

更意外的事还在后头，两年之后，她嫁到了黄花岭，做了云台村那户人家在外当兵的儿子的媳妇。

四

三十三年后，黄花姑娘的她虽然风韵犹存，毕竟徐娘半老。她仍在文化系统工作，是文化局的文艺科长。同住一城，却早就不在了一个单位，与她见面的机会，也就极少极少。极少极少是一个什么概念？大许是三五年，都没有见过一面，也或许是十年八年，在大街上曾经见过一面，便匆匆分手。就像三十三年几乎没有见过面，而又有过一两次或者三次也的确说不准切的见过。但是，仅仅有过的那一些次见面，虽没有与她说过过多的话，却肯定是互相很晴好的笑笑。她的笑笑里，我不一定全部理解。我的笑笑里，我知道都是一些什么。我知道我的笑一笑里云遮雾罩着云台村，不骄不躁着黄花岭，还有那场三十三年前山河红烂漫的演出，还有那次她撕裂人的规定性的精神失常，特别是后来她以身相许成了云台村、黄花岭的媳妇。特别是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她还在不是云台村、黄花岭媳妇的时候，曾经很是殷切地劝我一定要到云台村住住，到黄花岭走走看看的建议或者邀请。可我，至今仍未能成行践邀。

人这一辈子给人说过多少话，听人说过多少话，谁也说不清，记不准。可是自己说过的，听人说过的，而又永远都没有让自己忘记的话，却是少数的，极少数的。她让我一定到云台村、黄花岭去看看的话，我一直都没有忘记，可是没有忘记里既没有让人瞩目的价值，也没有让人热衷于传闻的功利。既然这句什么都没有的话能让我牢牢记住，或许一定里有我这么一个人在身体的幽私之处，至今都没有被我认识到的我极需要的东西。

还是一个极偶然的缘由，我圆满了她那句或许被她早已忘记了的话。我终于在三十三年之后，第一次去了云台村，第一次去了黄

花岭。

五

缘由，是黄花岭自然保护区主任李迎建的一个电话。他说，很早他就有想让我到黄花岭和云台村去住几天的想法，整天忙东乱西地瞎折腾，直到如今才邀请你，很是不好意思。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马上答应了他。答应了他之后，我觉得我爽快地应邀，反而加重了他的不好意思，会让人家觉得邀请我迟了、晚了。言重了呢，是否会让人家觉得轻了慢了我了。一个电话，两头的说话人，把话送来送去之中，心里却会是不同角度的意图和想法。我是这样想了，人家又会怎样想呢？人奇怪的是知道了自己的想法，还想知道别人的想法，甚至想知道别人的想法，远远地大于自己想知道自己的想法，并且常常又会以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想法。这些话好像是绕口令，即便是绕口令，人在说话上的绕来绕去还是有迹可寻的，而人在意图和行为上的绕来绕去呢，却会真的成了一堆乱麻。这仅仅是生活上的一件琐事，如果是关涉价值、功利、意义、命运之类的家国大事呢，如果是关涉情感、尊严、荣誉、脸面之类人生之事呢，人们又会把自己绕成什么样子呢，我不敢去想了。还说别人干什么呢，我不就是这样吗，能不累吗！这样去想的时候，我竟然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人活得不如自生自灭的野草，一辈子站着在长的树，崖畔静静里全心全意在开的花。

迎建把我九曲十八弯地往云台村拉的时候，已经是夜幕四合的傍晚，夜色越来越浓渐渐地不再越来越浓的时候，他说到了。路途上的险山深壑褪隐在静静的深黑里不见了踪影，只有面前车前一小片平展展的山间平地，五七座房子青黑得发蓝的剪影。感觉到是风

的时候，我抬头巡睃高处的囡啦啦声，是这儿一株那儿一株并不密集的树影弄响的树叶，以及影绰绰的树后，夜色深处已经看不见的树而只能听见响动的树叶声。头顶的天空黑得发亮，亮得发青，青得发明，明得让人把它巨大的穹顶看得逼逼清清。星星这儿一颗，那儿一颗，很大，很亮，不是山下看见它们时的浑黄色，而是银亮，透彻，洞明。“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我突然吟起久违的儿歌，这是母亲五十多年前一遍遍给我唱的催眠曲。

迎建的笑声很开心，看不清他的面庞，笑也模模糊糊地没有了具体形容。只听他兴奋异常地说，和老师回归童年了！是，其实也不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回归的问题，童年、青年、中年、老年，人生的一河之水，滔滔东去里很难被人你是你我是我地抽刀断开。已经开始老去的我，此时此刻不仅仅是触景生情，回归了清纯的童年时代，而是我由童年走过来之后，童年便永远欢天喜地地与我在一起，紧紧地相跟着，从未有一刻远远的离开。只是，成人后人为的价值观念，名利、情感等等人对人的规定性，弄浑了清漓的孩子气，冷却了童真童趣的自然。

四月的夜晚，山顶依然凉意逼人。住进保护区准备好的房间，凉的尖锐和冷的凌厉，才稍稍有些柔致与宽厚。

迎建说，明天我们去黄龙洞，再去黄花岭，来了就好好走走看看。我心中窃想，为什么不提让我去云台村呢？我的确心存一丝企念，这次来，一定要去看看她的婆家，看看她曾经的洞房，不是探幽寻密，而是追寻与发现云台村和黄花岭对一个城里的窈窕淑女，曾经产生过的巨大魅力。

六

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原来我们昨夜就住在云台村里。保护区为我准备的房子，其实是搬下山去住的村民留下的民宅。只是墙壁被水泥平整地罩了，又刷了照见人影的白色涂料。村里的街道随山势逶迤；这儿七八座青石垒砌的房屋，参差有致。那儿三五个院落，一律由卵石砌成，然色彩不一，大小不等，就像天成的壁画一样。街角的碾盘小品似的点缀在那里，吱吱呀呀的碾米声沉寂在过往的岁月里。呼啦，风吹开了一户人家二楼上的小窗，窗扇还在动，却没有人影。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几人走到那里，把人的说话声带到那里。山风、树影、鸟语、虫鸣、还有不知什么弄出的偶尔响动，是那样的和谐。我们融入其中的时候，反倒是对自然组合的一种切割和对天籁之声的变调。原来二三十家的村子，几乎已经没有了人。迎建说，改革开放以后，村人感到居住在深山里的闭塞与寂寞，时断时续地你一户我一户搬到了山下。“人是需要与人居住在一起的，当人在自然中成群成众的时候，人便有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如果一直生活在多见石头与树木以及飞禽走兽的深山中，便会感到孤独与寂寞。这或许是云台人竞相搬下山去的原因。”

是的。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最大的欲望是能够方便一些。但是，当人在人所组成的社会环境中，你要方便，我也要方便的时候，也就不方便了。居住在一起，感到许多人为的不方便的时候，这又又想回到自然中，回到自然安排的那种秩序里。迎建说：“是的。云台人往山下搬，山下人，特别是城里人却向云台跑，今儿一拨，明儿一拨地来到黄花岭。保护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筹集资